

新注古典诗文十大传统选本

总 序

“新注古典诗文十大传统选本”，是择选本之精华而组合起来的新编丛书。选本者，顾名思义，即选录古典诗文而成之集；传统选本，即是历经各代名家择优而成且为世人所认可而流传下来的名著者。查选本之所以成为名著的原因，或因选者的眼光之高使所选皆为精品，或因所选作品的作者多为名人，或因选者是有较高地位的名人，但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选本甄录作品之精到、所选作品意义之大和审美价值之高。诚如鲁迅所认为的那样，“凡选本，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，更有作用。册数不多，而包罗诸作，固然也是一种原因，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，远则凭古人之威灵，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，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。”（《集外集·选本》）本丛书就

是以古典诗文词曲的选本为范围，从其中选择出来的意义广、影响大、审美价值高的堪称精品的名著，包括南朝梁萧统的《昭明文选》、五代十国时后蜀赵崇祚的《花间集》、宋刘克庄和谢枋得的《千家诗》、宋周密的《绝妙好词》、宋赵闻礼辑的词集《阳春白雪》和元杨朝英辑的散曲集《阳春白雪》（合为一本）、清吴调侯和吴楚材之《古文观止》、清孙洙之《唐诗三百首》、上疆村民之《宋词三百首》，以及清乾隆皇帝御选的《唐宋诗醇》和《唐宋文醇》。

本丛书之首部为《昭明文选》，但这并不等于说古典选本就是从它开始的。可以说，中国古典文学选本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。上古时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以及汉人编辑之《楚辞》，实际上都是选本，它们实际是中国古典文学选本之先河。

作为诗文选本的总集，在《昭明文选》之前可以知道的尚有西晋杜预的《善文》（五十卷）和挚虞的《文章流别集》，可惜的是这两部选本均佚。这样，流传到现在的最早的诗文选本总集，自然

当是《昭明文选》了，《昭明文选》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选本。自《昭明文选》问世以后，形成了“文选学”，出现了“选体”，选本的编纂也日趋繁荣。可以说，《昭明文选》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时代，即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时代。

从中国文学史上来看，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文学理论著作繁盛、文学思想活跃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里，先后出现了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、陆机的《文赋》以及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等。这些理论著作虽然都有各自的观点，但都突出地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。《典论·论文》强调“文以气为主”、“诗赋欲丽”；《文赋》把创作看成是想象的思维，提出所谓“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”的构思心理历程，对于作品则要求注意铨裁以使辞意双美、通过警句以使主旨突出、避免雷同而力求独创、保留精美的词句以避免文章的平庸；《文心雕龙》虽然开篇便提出“原道”、“宗经”、“征圣”，但并没有忽视载道征圣之文的形式和艺术性，其在“铨裁”、“情采”、“神思”、“风骨”诸篇中的论述，都强调了作品的风格和形式美，都

强调了语言的表达和艺术的魅力。由此可知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关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思想已经确立；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作品与学术文章的界限已经开始区别开来。鲁迅在评价曹丕“诗赋欲丽”的观点时曾说：“他说诗赋不必富于教训，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，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，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‘文学的自觉时代’，或如近代所说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。”（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这里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，无非是说在这个时代里，近代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观念已经发生了。

《昭明文选》可说是成书在这个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，编选者生活在这个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（稍后），其选文对作品艺术性的重视是必然的。《文选》选录诗文的标准是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于翰藻”，注意到了文学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，是建立在把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区别开来的基点上的，所以它是经书不选、诸子不选、繁博的记言文不选，因为选者把它们视为学术著作类

的作品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即把它们看成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。

《昭明文选》提到“文籍”的发生时，曾作如下比喻：“椎轮为大辂之始，大辂宁有椎轮之质？增冰为积水所成，积水曾微增冰之凜。”意思是说，天子祭天时所乘的大辂（车名）是从原始的椎轮（没有辐条的形状如椎的简陋的车）发展来的，可是大辂已经不保存椎轮的质朴形式了；层冰是由积水形成的，可是积水是不会像层冰那么冷的。这一方面可能是在说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是由它之前的时代的文学发展来的，但它已经没有它之前的时代的文学质朴了；另一方面也可以说，是包含着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而又比生活更高的思想，即所谓的“踵其事而增华，变其本而加厉”（《文选序》）。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重要方面，建立在这种重要观点上的《昭明文选》，更看重文学的艺术性，是很必然的。《昭明文选》重视艺术性的观点，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选本。

《昭明文选》问世以后，注释者、研究者日多，至隋之曹宪则出现了学习《昭明文选》的新局面。

曹宪生活于隋唐时代，仕隋为秘书学士。他精于小学，曾注《文选音义》，并以其作为教材传授塾生，于是作为一门专业学问的“文选学”开始形成。随着“文选学”的逐渐形成，所谓的“选体”也出现了。“选体”，即仿萧统《昭明文选》著录的古诗之体所作的诗。“选体”诗与唐以后的近体诗相对称，足见《昭明文选》作为诗文选本的影响之大；影响的结果，便是文学选本的日趋发展。

《昭明文选》之后，接着便出现了南朝陈徐陵编选的《玉台新咏》，这是《昭明文选》之后的一部诗歌选本总集，它选录了汉魏至南朝梁的诗歌共七百六十九篇。到了五代十国，后蜀的赵崇祚编选了《花间集》选本，选录了唐五代词十八家、词作五百首，使这一时期的许多词作赖此选本得以保存。《花间集》，是现存文人词作选本总集最早的一部。到宋代的太平兴国年间，由李昉、徐铉、宋白等十七人奉敕编纂、后由苏易简、王祐等续修的诗文选本总集《文苑英华》问世。这是对《昭明文选》以后至唐代的诗文的汇选，全书

一千卷，收入作者两千二百人，选录作品二万零三百篇，五十五类文体。这个选本由于卷数太多，不便通读，所以宋之姚铉又从其中选出唐文十分之一，成选本《唐文粹》一百卷，这可谓选本之选本，被推为善本。到了南宋时代，吕祖谦仿萧统《昭明文选》的体例，选录宋人的诗、赋、奏疏、杂著等凡一百五十卷，成《宋文鉴》（又名《皇朝文鉴》）。这是宋之诗文选本总集，基本反映了北宋的文学概貌。南宋的诗文选本总集，有清庄仲方选编的《南宋文苑》，成书虽在清代，但却反映了南宋诗文之一般。宋人编选的歌曲选本，流传最久、影响最大的，是刘克庄和谢枋得的《千家诗》，该书所收为唐宋时代的律诗绝句。宋词的选本总集，影响较大的，则数宋周密选编的《绝妙好词》和南宋赵闻礼选编的《阳春白雪》。到了元代，元散曲的选本总集有元杨朝英选录的《阳春白雪》；诗文选本总集，则有元苏天爵编选的《元文类》，全书凡七十卷，选录元初至延祐、正元间的诗文四十三类，后人把它与姚铉的《唐文粹》、吕祖谦的《宋文鉴》等并列而称。到了明代，

明人程敏政编选了诗文选本总集《明文衡》，全书九十八卷，选录了明人的辞、赋、乐府、散文等，未收古诗和近体诗。

清代是选本发展的鼎盛时期，本丛书所收的选本名著，大半为清人所编，如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宋词三百首》（晚清）等文与诗的选本总集，都成了影响广远的文学名著。其中，《古文观止》和《唐诗三百首》都已成为了当时家塾的启蒙读本，以至出现了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”的联语佳话。清代中叶，乾隆皇帝诏命文人学士编选《唐宋诗醇》和《唐宋文醇》，这是唐宋时代的诗歌选本和散文选本，足见清代的统治者对于选本的重视。在前代选本的影响下，加上清统治者对选本编纂的重视，一些文人学士编纂选本的势头兴起，于是出现了沈德潜编选的《古诗源》和《唐诗别裁》、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、姚莹的《乾坤正气集》、许梈的《六朝文絜》、储欣的《唐宋十大家类选》、李兆洛的《骈体文钞》、王士禛的《古诗选》、王闿运的《八代诗选》等等。到了近代，诗文选本则有高步瀛

的《唐宋诗举要》、《唐宋文举要》等。可以说，自《昭明文选》起至清与近代的诗文选本，确实堪称选本艺术的长河。这反映了编选选本的历史价值。

古典文学选本的价值是多方面的。

首先，选本由于其便于流传，所以保存了历史上（特别是较远的古代）一些作家的重要作品。许多文学史上的事实已经证明，一些作家个人的专集没有流传下来，他们的作品只是在一些流传下来的选本总集中才能见到些许。例如《昭明文选》中所收的作家，有些人的作品集（诗集、文集等）已经失传，只有《昭明文选》保留了他们的部分作品，成为今天的人研究他们的唯一文学文献。昭明太子萧统的作品集也已失传，可他编纂的《昭明文选》却流传了下来。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，读作家作品的专集者少，读文学选本者多。例如清人，“读《古文辞类纂》（姚鼐编的选本）者多，读《惜抱轩全集》（姚鼐作品集）的却少”，所以鲁迅才说：“凡是对于文术，自有主张的作家，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

的手段，倒并不在作文心，文则，诗品，诗话，而在出选本。”（《集外集·选本》）可见，选本在保存作品和流布文学主张方面都是做出了贡献的。

其次，选本由于其或为一个时代的作家精品的选集、或为几个时代（历史时期）的作品的精选，所以对于了解一个时代或几个时代的文学面貌具有重大作用。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作家作品的专集、全集，可是由于它们卷帙之浩繁和作品篇章数量之大，所以很不便于一般读者去全读（或没有能力去全读）。例如唐五代的作家就有三千多，想通过阅读他们的专集、别集来了解这段历史的文学面貌是很困难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选本就成了急就方便之读物，读者通过读选本可以较为容易地了解到唐五代时期的文学概貌。虽然选本不及全集那么完整、全面，但由于其是经过“删汰繁芜，使莠稗咸除，菁华毕出”（纪昀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·集部总叙》），所以其中的作品多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是反映了作品产生的那个时代的面貌的作品。通过阅读这些作品，自然可以窥见该时代的文学发展情状。

再次，选本表露出来的选家的文学观点、选择标准，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组成部分，同样是重要的文化美学的财富。选本，或者是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，或者是于群籍中采其合于自己意见者为一集，或者于一书中删去其不合于自己的而成新书，都会传达出选者的美学观点和艺术思想。读者读选本一方面可以读到选本所选作家的作品，一方面还可以学到选家的艺术美学理论。

总之，选本的意义是重大的，影响是广泛的。“新注古典诗文十大传统选本”是从众多选本中选出来的更为精粹的、流布更为广远的、影响更大的优秀选本。其中，《阳春白雪》、《绝妙好词》、《唐宋诗醇》、《唐宋文醇》为首次加注出版。为保持选本的历史文献价值，新注本基本上保持了选本的原貌，保留了原著的序跋，未动原著的卷次，未删原著的选篇；为了方便今天的读者，新注本除对一些词语加以注释外，并对原文进行了分段，同时于注①中对作者进行了介绍、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作了简要分析。新注本前所加前言，重点

介绍了选本的编纂者、选本的编纂过程以及版本和影响等。限于编者和注者的水平，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，衷心盼望读者指正。

马 清 福

1994 年 10 月 20 日

于盛京陵西小舍

前 言

《花间集》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，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辑。崇祚字宏基，事后蜀为卫尉少卿，生平资料甚少，《十国春秋》亦无传，故籍贯生卒年等均未详，有俟考证。蜀中书令赵廷隐之子有名赵崇韬者，崇祚或与其为兄弟行。要之，崇祚当是一位稍有权财而又喜爱词作之人。

《花间集》之编辑有开创之功，前人评说备矣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：“诗余体变自唐，而盛行于五代。自宋以后，体制益繁，选录益众。而溯源星宿，当以此集为最古。唐末名家词曲，俱赖以仅存。”郑文焯在《四印斋本题记》中说：“词选以花间为最古且精。”都充分肯定了该集的地位和贡献。其贡献主要有三：一、收罗编集晚唐五代著名词人之作品，为词作总集之鼻祖。两宋之后，总集累出，皆源于斯。二、当时词家别集，传者无多，赖本集保存大量中小作家之作品，以资后世鉴赏考镜。若无斯集，诸多作品恐早已荡然无存，故其搜集存轶之功特巨，嘉惠万世。三、选择精审，建立一种风格。本集所收作品，

以辞藻瑰丽绮艳，情致含蓄蕴藉为标的，开后世婉约深致之习。

《花间集》问世以来，久传不绝。版本较多。目前可见之版本主要有三个系统，其源均在南宋。一、南宋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晁谦之刻印之版本，学界称之为“晁本”。原本收藏在北京图书馆，有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。此本之系统，另有明正德年间陆元大覆刻本，校正原本中的一些错字，有较大的参考价值，简称为“正德覆晁本”。以此本为底本，又有清代徐氏丛书的翻刻本及近代双照楼的宋金元词的影刻本。二、南宋淳熙十一、十二年（1184、1185）鄂州册子纸印本，简称“鄂本”。原本现藏北京图书馆。有清代四印斋影刻本。中华书局《四部备要》之排印本即据此本刊行。三、南宋开禧元年（1205）有陆游二跋的版本，简称“陆跋本”。明汲古阁毛晋刊本（简称“毛本”）即以此为底本。清代《四库全书》即以毛本为底本。直到明代毛晋时，三种南宋版本均在流传。后来“陆跋本”失传，只有“晁本”、“鄂本”尚存。此外，还有明万历年间汤显祖评朱墨本，简称“汤本”。“汤本”之源未明，从文字上看接近“鄂本”，但又纠正“鄂本”一些讹误而从“晁本”，与“毛本”有很大差别。该集之版本流传情况大致若是，详见李一氓《花间集校》中的《校后记》。《花间集》版本流传虽较多，但并无多大差异。均收

晚唐五代词人十八家，作品五百首，分为十卷。其体例基本相同，“于作者不提名而提官，盖即文选书字之遗意。惟一人之词，时割数首入前后卷，以就每卷五十首之数，则体例为古所未有耳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）。本书之編集，以五十首为一卷，而不以作者为限。若此，每卷本应均为五十首，但六卷为五十一首，九卷为四十九首，不知何以故，当是编者疏忽所致。虽无大碍，亦应顺便指出。

《花间集》是唐末五代时中国韵文学的特殊产品，是汉魏乐府之蜕变和唐诗流派不断发展的结果。她成为宋词的先导，在中国韵文学史上处在枢纽之地位。欲学习作词者，不可不读斯集；欲窥词学之堂奥者，不可不读斯集；欲治中国文学史者，不可不读斯集。故研习精读斯集，洵为治词学者之必要步骤。而斯集之注本甚少，所注亦不精详，或失之过简，或失之牵强拘滞，尤其缺乏对全词作融会贯通之阐释，往往隔靴搔痒，使读者难以洞晓其意。缘此，对斯集进行新注和较简明的阐释就显得十分必要。

此次新注，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的“晁本”为蓝本，以中州书画社版的华钟彦注本为主要参考，并参照李一氓校本、《全唐五代词》、《全唐诗》等书籍进行。

在文字上择善而从，不出校记。文字分歧较大且难懂易误者，间在注释中作适当说明。如卷四牛峤《女冠子》（“锦江烟水”）篇中有“卓女烧春浓美”之句。“烧春”一

词殊为晦涩，一些版本臆改为“浇春”、“晓春”、“烧香”，均未洽词意。其实“烧春”就是当时蜀中名酒之名。李肇《国史补》曰：“酒则有剑南之烧春。”可知此句乃用卓文君当垆之典，词意甚为了然。

注释之标准，以具有中等文化程度者即能读懂为原则，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词境，将词语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进行诠释。个别艰涩之词句，尚作适当之解析，绝不牵强附会，就词注词。如卷五毛文锡《赞成功》（“海棠未坼”）词之末句是“戴玉珑璁”。“玉珑璁”一词较偏僻，前此诸书未注，本注不仅注出是一种叫睡梅的首饰，而且指出“此处指海棠花”，并连贯前文串释，理清全词意脉。

不仅如此，对有关联的几首词还注意指出其内在的联系。如卷六和凝的三首《柳枝》词，在分别注释后又加按语指出三词内容上的联系，可使读者豁然开朗。为便于掌握全篇，每词前均用一两句话概括其内容，写入注①。每篇后又精择前人有价值之评语录上。每位作者之后又择录有关之总评，以从总体上把握其人其词。注释中有重复出现之词语典故，只在首次出现时作注，后文再现者则采用见某卷某篇的方法标示。翻检目录即可查明。要之，本注本之宗旨，是以读者为上帝，一切以方便读者、有益读者为出发点。若读者能从其中得到一些启迪和补益，诚笔者之幸也。

“诗无达诂”，词亦难有定训。笔者虽罄尽心力去体悟原词之整体意境，并在领悟全篇之基础上作注，力求达到“不污古人，不负古人”之境界，但因受学识、智力及生活经验诸方面之局限，难免有舛误错谬之处。恳请学界同仁及广大读者予以指正，以广学识，使之日臻完善焉。

又，《花间集》不收南唐词人作品，所收亦有一定局限。为博览唐五代时之词风，应主编之邀，据《四部丛刊》（初编缩印）本，将其中之《花间集补》两卷七十篇一并作注，由王素梅女士执笔。以飨读者。

毕宝魁识

1994年8月20日